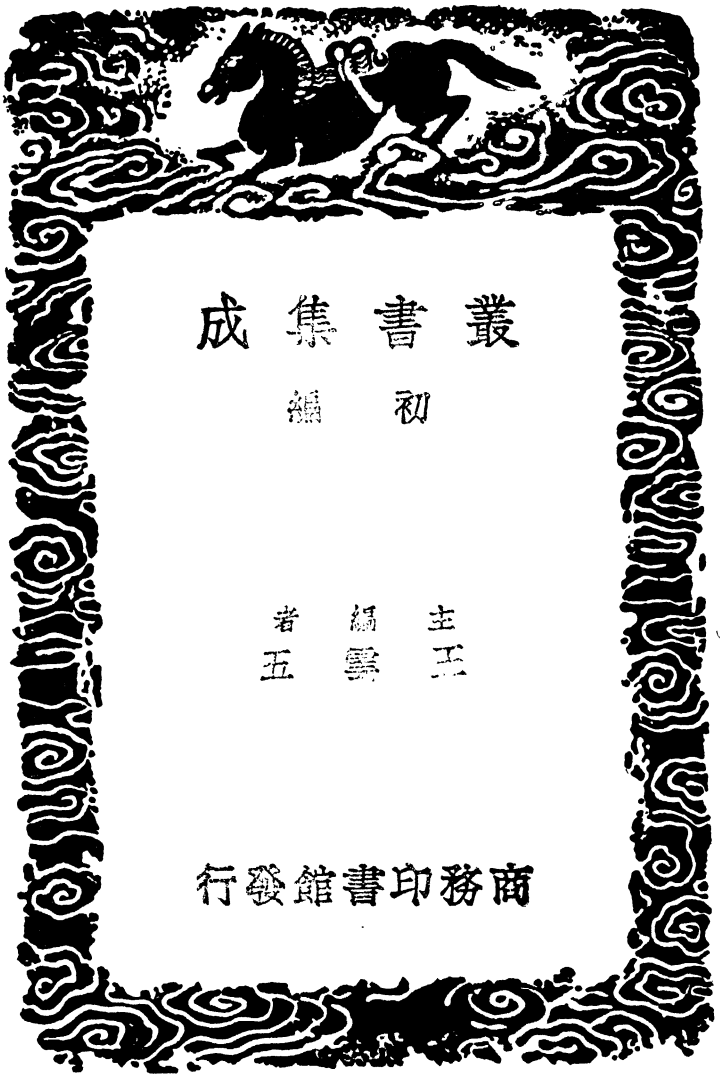
六一題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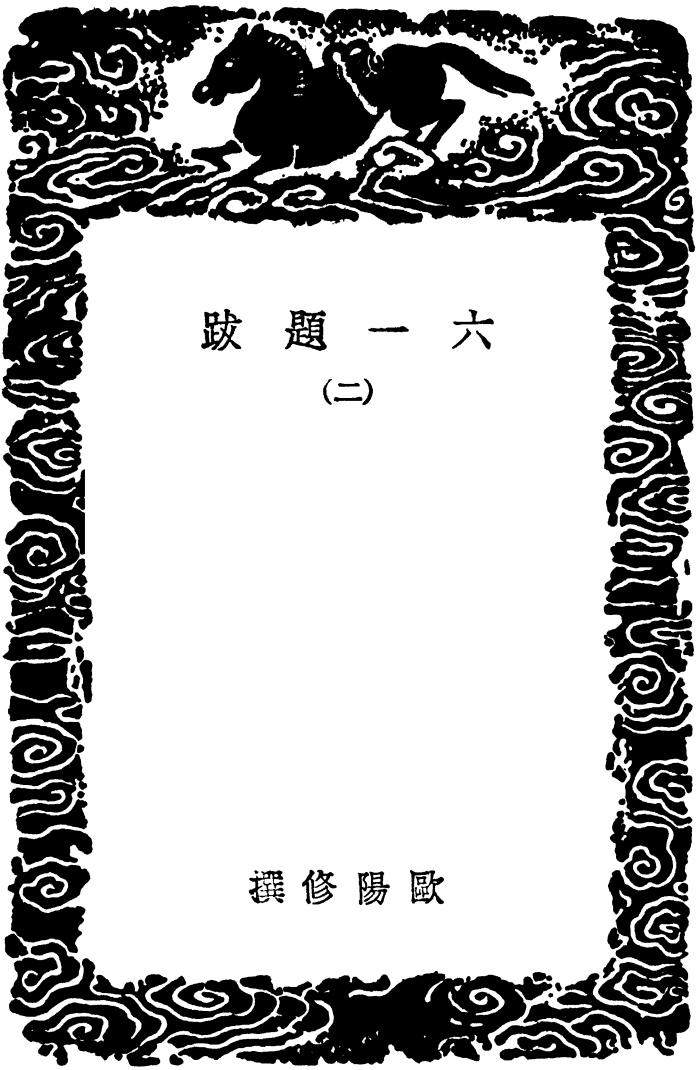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六一題跋

(二)

歐陽修撰

六一題跋卷之五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辟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尒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尒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又

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眞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鎭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

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遷奉敕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遷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此二字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此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

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集本有已字十年矣集本有不知二字公禮尚稱齊官集本無此字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右眞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眞蹟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

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益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儒所貶集本作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隋李康清德頌　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

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字集本作參軍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還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闍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作應不書以此見史家之

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

大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益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祉日書右眞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邵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

加水爲淯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淯州又爲淯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淯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遒美覩之亡集本作忘倦益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

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

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右眞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率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大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

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

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本有韋述二字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右眞蹟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摹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始集本作建今益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右眞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作也熙寧辛亥續右眞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

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

作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眞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書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

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顯慶三年當載於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尚書

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益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眞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起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

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其字）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眞蹟）

隋郎茂碑（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顗亦有碑在今鎮府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 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

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右眞蹟

唐郎穎碑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穎父集本有穎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一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眞蹟

唐郎潁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郎潁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

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頒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右眞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

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泰州龍門令

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悕或作恓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辭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有也字其書有筆法其遒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秖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録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廼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

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眞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眞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

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眞蹟

唐辭稷書貞觀永徽之間

辭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辭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

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眞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今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永徽元年顏有意書

高联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大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 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

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益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益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集本有州字）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伏兼州而舊名不

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貞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誤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

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諟諶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誤而無諶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碑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諶蓋史官之闕也

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眞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於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譜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敬爲璥樂平公珪爲樂安公新平公遂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

清明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

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傅音富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

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爲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於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右真蹟

隋汜愛寺碑大業五年誤眞此

李伯藥集本作樂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勘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五　終

六一題跋卷之六

唐八都壇實錄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楊詭道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楊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盩厔尉魏思温爲軍師集本作帥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

載坐思温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温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叔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錄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眞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

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有闕文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

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辟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辟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辟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辟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

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爲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眞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

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 誤雕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

髯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眞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渭南之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 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置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

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益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眞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

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敕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闍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

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眞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

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葢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葢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

三字集本作可爲愴然六月旬休日右眞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右眞蹟

唐韋維善政論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

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　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

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眞蹟

唐華陽頌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

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

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右眞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

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閒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

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

府君諱册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益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

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右眞蹟

唐裴大智碑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册碑字體同而最佳册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集本有焉字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眞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集本有按字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字集本作文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咎所爲不

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已上六碑類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爲序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集本有郭字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始書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乂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乂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

無英又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它闕略尚或有之英又嘗爲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

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乃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

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右眞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楮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

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秖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眞蹟

唐景陽井銘 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

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此字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眞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

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爲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竝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作子歲字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盛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

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

明後一日書右眞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刋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

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爲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瑤義王玼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敬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

有疑字集本作又未能書而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瑾爲瓊濟王環爲璟壽王琄爲瑁瑁名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妃碑爲琄與此同當爲瑁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瑾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眞蹟

唐陜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陜州刺史玄

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鶺鴒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敕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集本作瑤山往

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見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

人俾皆信嚮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二字集本作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無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書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

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于二字）陳游瓌等書皆有益（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益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益（集本有又字）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

日書右眞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諤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

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眞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温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眞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眞僞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僊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眞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叶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

迹其盛衰治亂云右眞蹟

唐大照禪師碑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八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

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右眞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右眞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有鄰獨爲難得慶曆中今昭文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右眞蹟

唐植柏頌 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

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爾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劭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劭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去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

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眞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茍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眞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

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忘暑因書　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六　終

六一題跋卷之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 天寶九年 衛包書摸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筆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跡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眞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　鄭炅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眞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幷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作之疑今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眞蹟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僊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年眞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撿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曆

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二字集本作按永泰二年眞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唐書列傳云眞卿代宗時爲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益眞卿未

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眞蹟

唐顏眞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眞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缺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

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眞蹟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

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眞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眞爾右眞蹟

唐干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撿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眞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

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模眞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

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

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

遽已譌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摹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

節宴歸書右眞蹟

唐歐陽琟碑大曆十年

右歐陽琟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

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益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諶銘皆云

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璡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璡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眞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

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眞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眞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

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眞蹟

唐顏眞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眞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

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

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

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益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喬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

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彦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彦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竝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

集錄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塋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脩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

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愼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辟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

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頰頰頰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頰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宜惟書頰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眞蹟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

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

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二字其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糸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眞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眞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歲月闕

右顏眞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摸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右

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益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眞蹟

唐呂諲表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本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眞蹟

唐元結窪鐏銘 永泰二年

右窪尊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與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眞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

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眞蹟

唐元結唔臺銘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眞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大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眞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竝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

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眞跡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

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益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虬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

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集本以鷗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漢本有爲字道州刺史韓愈集本作退之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眞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咎爲流潦今爲山僧塡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眞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

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眞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徵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徵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

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

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文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幷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儆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

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是考驗理宜如此

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之字）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

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

右眞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愼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

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實毓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毓爲滑州刺史因見斯

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右眞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

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余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七 終

六一題跋卷之八

唐徐方回西墉記 寶應 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

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眞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

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剌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有崇徽二字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右眞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眞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

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此字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眞可笑也懷素之徒是以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刋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眞遠矣按孔子

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

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若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眞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

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

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

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榷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右集本

唐雁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雁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

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眞蹟

唐李憕碑大曆四年

右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涵颯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

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颯左驍衛兵曹瀘硤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沒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憕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紓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

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僜殁於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紓當代宗時爲僜作碑自云與僜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僜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

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峪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

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陷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

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辟延陁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蜜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 右眞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

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同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

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眞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

分後一日中書東閤雨中書右眞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駕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碚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遂爲佳玩字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録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秖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眞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

爲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於

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眞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右見綿本拾遺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右集本齊望五字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眞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正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眞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二月廿二日書右眞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

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多爲校讐者妄改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愼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愼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集本作云蜿蜿蚰蚰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

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此字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

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三年字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葢後今傳模者二十二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葢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之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

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

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珦子逞廼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

傳本集本有又手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眞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

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顚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陽修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眞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而感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眞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眞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竝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

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眞蹟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眞韓門之罪人也葢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

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言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

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廣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眞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熠書李靈省篆額唐世

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眞蹟

唐于夐神道碑元和中

右于夐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夐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

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夐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夐每非之夐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夐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夐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眞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鎛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胥）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姓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

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八終

六一題跋卷之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

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無此字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安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

書布眞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葢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猶字有幸不幸集本有焉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

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眞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

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矣字而集本作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此固俚

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此字）猶龍之語著于（集本作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

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益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

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

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眞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其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

筆耶一作右見綿本拾遺也

唐辨石鍾山記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益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蘗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踰薄漸

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右眞蹟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

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辭苹唱和詩大和中

右辭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右眞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太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眞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瀚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瀚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眞而鋒鋩皆在至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眞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眞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眞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真蹟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

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眞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

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矣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右眞蹟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

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集本有也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

中廢之大中初黠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黠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率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

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眞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眞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卽以稜

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巳遇弑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

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眞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脩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敕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敕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敕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

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右眞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于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

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葢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

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愼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荼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荼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眞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戩戡戢戩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戩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戩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

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眞蹟

唐白敏中碑 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

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眞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

故聊著集本作述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眞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

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作于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彦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磻集本作盤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

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埶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右眞蹟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揆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而今見於此

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眞蹟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崖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秖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右眞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

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眞蹟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模歎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

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玉蘂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廼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

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眞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

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九 終

六一題跋卷之十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疊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

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眞

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眞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

世人不識其眞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　右眞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

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此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口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

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博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集本有爾字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

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僻穆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葢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眞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

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眞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眞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

眞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眞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

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眞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眞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眞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

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義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眞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貳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

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僻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一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目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

矣寓心於此其樂何涯嘉祐壬寅大雪攝事致齋閒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

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蓋爲歸潁銷日之樂也
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
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
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
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
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口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雁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

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㝢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

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　右眞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口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眞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眞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摸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靈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

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爲眞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

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頡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溼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

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

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眞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益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李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

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

二者皆後得故續附於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

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眞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

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眞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

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

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爲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

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眞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閒覽因題右眞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眞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

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大和九年誤寘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巳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

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强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六一題跋卷之十終

六一題跋卷之十一

書李翺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慴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稾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

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鞞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鼖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

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

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燕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

其悲愁欝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

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誦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集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redacted]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

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反復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咎（二字一作況廼）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

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之士能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翺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

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益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

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侯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閤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redacted]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邪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

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大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

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

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

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知有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生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人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

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

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

也盧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陷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

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寇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

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眞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淸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

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彦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

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

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

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

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愛之

題辟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

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辟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

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

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予與時寀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予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鄴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

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眞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好而吾家之

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麁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

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咎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予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咎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

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息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間覽題名不覺慨

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恩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恩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眞楷爲難而眞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

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眞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治平

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罷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

藏之實息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愴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奬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

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眞宗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算入晨出玉堂終日閒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廢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

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徂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徊畫下不忍去也

跋辭簡肅公奎書

右辞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

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嘗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難爲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

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恩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自漢訖隋唐五季未有集錄金石文字者蓋自六一居士始後来趙德父王順伯黃長睿輩接踵博訪樹幟辨論惟長睿掊擊歐陽公為甚自謂證據精確無毫髮之恨四明樓大防又指摘其瑕題甘蔗云云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韓元吉朱仲晦所以三復歎息云海隅毛晉識

據文忠公自序云上自周穆王以來當以周

穆王剡石吉日癸巳一篇為卷首又据古敦銘跋云作序目後復得毛伯敦龔伯彝伯庶又敦三銘具列如左則此三銘宜在卷末矣況自序又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即公子棠亦未敢妄為詮次茲本乃周益公所編但列時世之先後不大背文忠公取名未已之意邪蓋周益公著作大率臺閣氣多而未能精於考訂如韓城鼎商雒鼎古器終南古

敦叔高又鬻篕諸銘考其歲月俱得諸作欵以前何故不列穆王之後殆所謂耳觀而乖譌者欤今姑仍其舊集古錄跋尾十卷附外集雜題跋一卷惟削去其篆書杜子美云東木篆剞肥失真古今所恨尔晉又識

六一題跋卷之十一　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六一題跋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歐陽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